

陈先法 著

MINZULEI
民族泪

轰动中外的“八·四”事件
1967·上海柴油机厂

大血战·旷古未闻
灵与肉的屠杀·创伤累累
浩劫·悲剧·眼泪
历史在这里沉思

HONGDONG ZHONG GUO SHI JIAN

陈先法 著

民族泪

——轰动中外的“八·四”事件

同济大学出版社



(青年大众文化丛书)

责任编辑: 章慧敏
封面设计: 袁银昌

民族泪

陈先法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故事》杂志社编

(上海四平路1239号)

(黄陂北路226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插页: 2页 字数15.7 印张6.13 印数1—100000

1988年4月第一版

1988年4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ISBN7-5608-0133-1/G·16 定价: 1.60元

谨以此书献给本书中的主人公，以及在这场民族的浩劫中心灵遭受创伤的人们！

在此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时候，我想起了捷克作家尤利乌斯·伏契克的名言：

“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作者

目 录

引言	(1)
一 在“一月风暴”的狂飚中，上柴的上空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	(4)
二 “联司”、“东方红”龙虎对峙，他被推上潮头	(15)
三 老的、少的……一群虔诚的信徒	(22)
四 在共青苗圃幽静的密林中	(28)
五 发生在工学楼的一场骚动	(35)
六 寒冷的北斗星下，她火线加入红卫兵	(43)
七 支左办公室一夜被砸	(48)
八 市公安局门前，一场震惊中外的四天四夜静坐	(57)
九 “支联站”，与工总司抗衡	(66)
十 夜幕下，武斗别动队在行动	(75)
十一 对文革的疑惑：一封令人深思的信	(83)
十二 大武斗前的一场前哨战	(91)
十三 大动乱中的父女俩	(100)
十四 解福喜之死，两派对峙日趋白热化	(105)
十五 舆论界，借解福喜之死推波助澜	(111)
十六 在舆论攻势前的新策略：一份《备忘录》	(114)

十七	王洪文和他的小兄弟策划于“888”密室……	(121)
十八	一个神秘的人物，一个神秘的电话……	(126)
十九	王洪文亲自制定“G号行动计划”……	(131)
二十	张春桥充满杀气的旨意，上海城处于腥风 血雨的前夕……	(142)
二十一	八月三日之夜，血战前的上海城，笼罩着 一片恐怖……	(147)
二十二	“八·四”——亘古未有的大血战……	(163)
二十三	历史呵，请记住这一天……	(184)

引 言

民族，这是一个令人崇敬的名字。它使人自豪，它使人升华，它使人热血沸腾！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善良、智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的人民一次次地为民族的前途而呐喊，一次次地为民族的生存而与外来侵略者搏斗，用血与肉书写了一页页光辉灿烂的、可歌可泣的民族史。

我们灵魂深处有着感到自立于民族之林的骄傲！

可是，在本世纪中：1966——1976的十年里，历史以最沉重的笔墨记载了我们民族的一场绝无仅有的大悲剧。

一九六七年的八月四日，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先进发达的上海，几十万产业工人和大中学生，在上海柴油机厂——这家具有几十年历史的、全国一流的现代化企业里，用原始的武器，进行了一场原始的武斗。空中两架银灰色的L型直升飞机不停地盘旋，拍摄着这一浩大而又惊心动魄的场景。

“八·四”过后，上海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还有《工人造反报》、《红卫战报》等都发社论和文章，狂庆这一胜利。《人民日报》也发表文章，称赞“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八月九日，工总司上柴东方红总部给全市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发出了感谢信：

……上海柴油机厂两条路线的大搏斗在你们强有力的支持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是你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结果。我们向你们表示衷心地感谢，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

八月四日，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对“联司”坏头头所采取的革命行动，是上海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一次大示威，在这场伟大的人民战争中，又是你们，英勇奋斗，建立奇功。

.....

这场互相残杀的“人民战争”，造成了我们民族沉重的灾难，社会生产力遭到了空前的破坏。至今，上海的人民一说起它或想起它，就胆战心惊，痛苦万分。它给人民的心灵造成了累累创伤，给人民的精神造成了条条裂痕，这些创伤和裂痕许多年都难以抚平。

这是我们民族的耻辱，民族的悲哀。我们民族为之流下痛苦的眼泪。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几十万善良的人民，一哄而起，有组织、有领导、有纲领、有步骤地为捍卫一条路线，发疯一样地互相纷争，互相残斗呢？

这在我们民族史上是罕见的，是旷古未闻的！

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年了。揭开疮疤是令人难堪、痛苦的，

但是，为了我们民族曾经流过的眼泪，为了我们民族的未来，还是让我们忍痛将历史翻到那令人揪心的一页吧！

一 在“一月风暴”的狂飚

中，上柴的上空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

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摇撼着中华民族的神州大地……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五日，《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揭开了“一月风暴”的序幕。毛泽东同志给予高度评价：“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于是，“一月风暴”迅速席卷全国。《人民日报》接二连三地报道各地造反组织，在无产阶级革命旗帜下夺权胜利的消息，并发表社论，今天是《西南的春雷》，明天又是《东北的新曙光》……

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权在无产阶级革命旗帜下砸烂了。

二月五日，上海新的政权机构——上海市人民公社（后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宣告诞生。十里街头，响彻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街头巷尾，贴满了“一月革命胜利万岁！”“热烈欢呼上海市人民公社胜利诞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大幅标语。《文汇报》、《解放日报》、《工人造反报》、《红卫战报》欢庆的《号外》象雪花似的满天飞……

基层单位的各种造反组织、战斗队，也纷纷你争我抢地

夺了本单位党组织和行政组织的权，把那些权力的象征——钢的或橡皮的、大的或小的图章封存，然后，各自宣布无产阶级夺权胜利，分别召开庆祝大会，锣鼓声、口号声震天动地……

这当儿，地处上海东北角的柴油机厂的上空，却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为争夺这家上万人企业的权力而形成的两派对立组织——“东方红革命造反总部”（简称“东方红”）和“革命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之间的冲突、斗争，正愈演愈烈。

他们在各自刷出欢呼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诞生的大标语的同时，在长长的、宽宽的中央大道两旁和各车间的角角落落，盖满了大字报、大标语和各种声明、通令，以及“北京来电”、“市革会领导讲话”，铅印的或油印的小报、传单满目皆是，各自声称对方的大方向错了，完全错了！自己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不久，上柴厂的这两派势力，象积蓄已久的洪水一样，终于冲破了工厂的闸门，冲上了社会。

“东方红”和“联司”，究竟谁的大方向正确？究竟谁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在“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一切权力归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大字报、大标语被复盖后，贴出的是“东方红必胜！联司必败！”或者反之。一天更比一天甚。市中心的人民广场，整天整天水泄不通，成千上万的群众参与了上柴厂的两派争论，唾沫星子乱飞，到处是讲坛，到处都在进行唇枪舌战……上海象变成了一只蜂窝，嗡嗡声整天不断。

这年的冬天，特别寒冷。

虽说已是二月底了，但阴历还只是一月份，寒气还紧裹着大地。

工学楼前的那条小河两边还积着薄薄的一层冰。太阳一出，通往军工路对面的柴油机厂的那条小路和通往后面工农新村的那条小路，就湿漉漉的，但很坚硬。

工学楼两边是农田，稀稀拉拉地长着一些蚕豆、麦苗，斑斑驳驳地躺在浅蓝色的天幕下。偶尔，在冷丝丝的空气里可以闻到清新的泥土味，但更多闻到的却是火药味。

工学楼是一幢四层的水泥平顶楼房。原先是上柴厂的招待所，现在之所以叫“工学楼”，是因为雄赳赳地住进了一批外省市造反组织驻沪联络站的“领事”：“清华井冈山”、“新北大”、“哈军工红色造反兵团”、“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都是赫赫有名、响当当的造反组织。还有本市的“复旦红革会”、“同济东方红”、“交大反到底”、“红卫兵新师大师”、“红三司”、“红西南”……还有红卫兵外围组织，还有非红卫兵的学生。他们集合在这幢楼里，成立了“工学运动联合会”，此楼也就更名为“工学楼”。

工学楼门口大字贴着一副对联：

誓死保卫红色江山

坚决消灭联司匪徒

横批是：气壮山河

是够气壮山河的。

殷小兵来到工学楼时，工学运动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他是为了闯荡江湖而来到上柴厂的。

他原名叫殷文滨，是上海某中学的初三学生。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相继去世。父亲去世前是一个破落的资产阶级分子，于是就给他留下了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成份。就因为这个成份，学校里不让他参加红卫兵，还整了他，骂他是“狗崽子”！

他气得浑身发抖，咬牙切齿！

在读书时，他的成绩在年级里名列前茅，尤其是语文，老师经常把他的作文在课堂上念出来。他的一篇作文《我正十七岁》，获得全市中学生优秀作文比赛一等奖。于是，他收到了全国各地许许多多的来信，大多是中学生，也有中学教师。有男的，也有女的；有向他表示祝贺、表示学习的，也有和他一起探讨中外文学名著的……他都认真地一一回信。最使他难忘的是北京某附中的一位女学生，信里的文字一般，但有感情色彩，也有独特的观点，他们从谈文学一直到谈理想、前途、抱负……他每次接到她的信，就象怀里揣了只小鹿似的咚咚跳，他想象着她的模样，想象着她的举动。他和她的信，通的时间最长。后来，他们的信断了，因为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心里，留下了一个深深的遗憾……

现在，他远远地望着戴着红卫兵袖章跑来跑去、显得忙忙碌碌的同学，心里想：哼！神气活现，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也是人，比你们差哪里了？出身不好就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了？出身又不能自己挑的。你们等着瞧，毛主席给了你们这个荣誉，我一定要比你们更有出息！

学校不容人，自有容人处。他走出了校门，走上了社会，去寻求他革命的道路。

社会在大动荡中，所有的人都各显神通。他慢慢地和“炮

司”的一些大学生混熟了，他帮着抄大字报、拎浆糊桶，还蹬着黄鱼车到处张贴、散发传单。三九严寒天，他干得鼻尖上冒热汗。“炮司”很欣赏他，准备发展他，但一问家庭成份也望而生畏了。

“你就当‘炮司’的外围吧，怎么样？”

他没二话。他想：不管是内围还是外围，只要能参加这场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大革命就行了。

一月，“炮司”揭竿而起，在上海第一次将炮打矛头指向了张春桥。整个上海震动了。一夜之间，市区几条主要马路上贴出了好几条大标语：“揪出大叛徒张春桥！”“大叛徒张春桥立即滚出中央文革！”……将张春桥的名字倒着写，再打上大叉叉。在这支队伍中，也有他的身影和嗓子，他跟着摇旗呐喊，冲锋陷阵。

在“炮打”最激烈的那天夜晚，“炮司”中的一个人给他发了只袖章。他的热血一下子沸腾起来，他实实在在感觉到自己已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分子了。那晚天气不好，空中一片漆黑，没有一丝亮光，但他戴上红袖章，朝着北斗升起的地方，默语道：毛主席啊毛主席，我是您老人家的一个小兵，我要永远跟着您干一辈子革命，海枯石烂不变心！

就在这天晚上，他庄严地将自己的姓名“殷文滨”改成了“殷小兵”。天国里的双亲对不起你们了，我现在已是毛主席的小兵了。

风云突变。“炮打”很快被张春桥镇压下去了。“炮司”军心动摇，垮了，几个头头也不见了踪影，据说外出避风头去了。上海的第一次“炮打”轻而易举地失败了。

殷小兵心里一阵空虚、怅惘。他徘徊在街头，眼里看出去整个大地一片灰蒙蒙，灰色的建筑物，灰色的车辆，灰色的行

人，灰色的江水，灰色的船只……夜里，马路上的灯光也昏暗了许多，象烛光，似鬼火，好象随时会被风吹灭似的。殷小兵心里怀疑，一定是杨树浦发电厂出了故障。

在他走投无路之际，弄堂里一个人介绍他到上柴厂去，说那里的运动搞得轰轰烈烈，能够锻炼人。他觉得在理。

一到上柴厂，首先接待他的是“联司”的工人师傅，很热情，但不过份，把他安排在一个车间里跟一个师傅车螺丝。对运动，对两派，“联司”的师傅说：你不要忙表态，刚来情况不清楚，先看看、想想再说。他诚恳地点点头，觉得也在理。

可是，没几天，他就扯旗表态了。

他发现上柴厂的两派有一个说奇特又不奇特、说不奇特又很奇特的现象：

“东方红”里有三多：一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多；二是车间一级的干部多；三是运动初期的老保多。

“联司”里也有三多：一是国民党员、摘帽右派等有这样、那样政历问题的人多；二是小流氓多，据说运动前厂里有一个叫“KO”的组织，参加的都是些小青工，他们每人在皮带扣上刻了“KO”的字样，整天游手好闲，散布一些资产阶级的腐朽没落思想；三是与上面挂线多，据说与中央八机部里的人关系密切。

阶级阵线如此壁垒分明，难道不奇特吗？然而，它又确实不奇特：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

在这样明朗的阶级阵线面前，应该站在哪一边，支持哪一派，难道还不清楚吗？难道还要再看看、想想吗？“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同志的这句话，殷小兵早就背得滚瓜烂熟。

就这样，殷小兵走进了工学楼，加入了上柴厂的两派斗争。

工学楼里的生活，完全是军事化的生活。

白天，他们有时分头在车间里和工人师傅一起劳动，但更多的时间是参加各种辩论会，开会研究战胜“联司”的战略方针和策略，还有就是不断地写大字报。墨汁、纸张、浆糊成了他们生活的必需品。夜晚，工学楼里灯火长明，通宵不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纵论天下大事，从世界形势一直谈到国内形势，从国内形势谈到上海形势，又谈上柴厂形势；从俄国的托洛斯基、德国的考茨基谈到中国的陈独秀，从陈独秀谈到上柴厂的“联司”；有时把“中央首长讲话”拿来一遍遍地读，一段段、一句句、一字字地分析研究……每当谈论结束时，总要群情激昂地高唱一曲语录歌：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
国家者我们的国家
社会者我们的社会
我们不说，谁说？
我们不干，谁干？

歌声牵来一个个黎明。有金色的黎明，也有灰色的黎明，还有阴沉的黎明。

在这些战斗的日子里，殷小兵每天都处在激动、亢奋的情绪中，他结识了一个个革命的伙伴。

那个个儿高挑，体态纤细而苗条、眉眼神情都透着冷峻

的姑娘，叫曹向明，是北京某学院外语系三年级的学生。平时她少言寡语，只是在与“联司”辩论的时候才显示她的口才。一口北京话，漂亮极了。听说她还不是红卫兵，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这引起了殷小兵深深的同情。他很想去看她，但又怕伤她的心。其实，她倒很坦率，一点顾虑都没有。她告诉他：她父亲原先是中央某部的副部长，母亲是部里的秘书；她原先还有个哥哥，抗美援朝的时候牺牲在那里了；家里就剩下她一个女儿。三个月前，她父亲被关进了牛棚，她和她母亲整天恍恍惚惚的，在家里相抱啼哭。后来，他父亲在牛棚里托人带信来说：他的问题会解决的，让妈妈和她放心；还说：她不能老是呆在家里，应该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这场运动是一场触及每个人灵魂的大革命，尤其是年青人，更应该经受革命风雨的锻炼和考验。她想想父亲的话有道理，于是就到了上海，到上海后挑中了上柴厂。其实，她母亲不愿意她离开的，但又不能反对，这是父亲的意志啊！母亲就光流泪，看见母亲流泪她也会忍不住流，后来她不敢看母亲了。离开北京前，她去牛棚里看了次父亲，向父亲告别。她父亲说：他的问题党组织会解决的，让她放心去吧，去接受革命的洗礼！……她父亲还拼凑了十元钱塞在她的手里……

那个活蹦乱跳的姑娘叫姜萍。梳着两支短辫，个子矮小，其实年龄也小，才十五岁，大家都叫她“小人”。她是上海某所中学的初一学生，父母亲在内地支援三线建设，她和她读高中的哥哥与爷爷、奶奶住在南市区老西门的石库门房子里。殷小兵后来才知道，她是背着爷爷、奶奶、哥哥从家里逃出来的。那天，她趁家里没人的时候，在桌上留了张纸条：